

詞

學

集

成

江先生秋珊宏才績學尤工倚聲折肱於此垂三十年箸有明鏡詞山與先生有同好倡和往還多所指授竊念詞之爲道自李唐沿及兩宋濫觴厥製漸至紛紜歧出有江河日下之慨先生憂之爲之尋源竟委審律攷音取諸說之異同得失旁通曲證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軌示後進之準則心苦矣功亦偉矣山校讐旣竣分列子目成書八卷名曰詞學集成愆其付梓以公同志先生虛懷若谷俾附賤名於簡端謹綴數言并譏序目如左

析津沿支每況愈下正畀閩統祧紊鼻祖循乃故轍溯厥本根爲民所祀必先百源集詞源第一

辭尙體要無體不立正變剖分大小次第物不可遺聲亦如味爰稽其屬總有十二集詞體第二

六律克諧八風宣暢應節角徵調鐘脣吭已無伶倫矧乃夔曠如縷嫋嫋誰其繼響集詞音第三

彥倫切韵李登聲類差積累黍五音幾廢益則減半損則加倍如禮已止競守綿叢集詞均第四

滾滾詞源橫擁其派泛涉者疏專攻者隘風歸麗則語芟蕪稗南北江河入海而會集詞派第五

法立文成旋周旋折異曲異詩非莊非諠變必歸宗反而能縮一氣轉圜是謂中則集詞法第六

不離乎情不泥乎境託逍遙游關町畦逕寓目皆春水流不競
香象羚羊乃臻上乘集詞境第七

盈廷之官各司其司八珍之味各宜其宜析縷分條抒以論斷
希跡名流則吾何敢集詞品第八

鐵嶺宗山謹識

凡例

一引證前人書或詞序或詞話或專論詞或不專論有與詞相發明者率皆引用杼以論斷皆加_詒案以別之論斷後再引他人之說者亦加某以別之以清眉目

一徵引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無增不能妄竄人著作也

一有前人論議必全篇登載始能得其旨趣者率皆全篇錄之期讀者於詞之源律展卷瞭然鈔胥之譏所不辭也

一間有已論自成一則者皆不書名以省煩瀆

一家藏書絕少僅就目之所見蒐輯成書掛漏之譏知所不

免

一此書積之數十年有見必錄迄未成書亦不過詞話之流耳未敢出以示人鐵嶺宗小梧司馬山文字之交莫逆最久偶論作詞以是稿就正遂蒙激賞謂爲卞和之璞有功於詞不小卽爲之條分縷晰撮其綱曰源曰體曰音曰韻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爲八卷以各則麗之易其名曰詞學集成蕡桴土鼓儼若金聲而玉振矣豈祇叅訂云爾哉因并列其名於卷首

一或謂此書詆譏萬氏太甚余曰不然古今事變各有其時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易地皆然使余生萬氏之時亦

祇爲萬氏之詞律以闢嘯餘之謬使萬氏生今之時亦能因韻以求音因音以求體亦能知繁聲增字之所以然余此書可以不作

一是書論又一體之非僅證之一二詞之增字殊不足爲確據擬博考羣書凡一調而有數體者悉爲之刪繁去複以正體列於前以異同各體低一格列於後俟書成後再爲續刻

一是書雖皆引前人之說究不能無議論之偏或棄或取各因學力所造之淺深尙望

諸君子指摘譏評不遺餘力庶不致貽誤後人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一曰源

汪晉賢

森

詞綜序云自古詩變而爲近體而五七絕句傳於伶

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不得不變爲詞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
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詩之與樂府
近體之於詞齊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
殆非通論矣論案溯詞於樂府則詞爲大宗而古近體詩乃樂
府之變調不能叶律之樂府耳。詩自唐以後無歌者詞自宋以

後無歌者元曲出而古樂亡如黃河南徙今且奪淮入海之路
古近體詩黃奪淮也謂之黃而不謂之淮詞則碣石黃河之故
道其蹤跡知之者鮮矣

王述菴先生詞綜序云汪氏晉賢序竹垞太史詞綜謂長短句
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
詩而作而本於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
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
氏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
所以和人聲而無不均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
郊祀歌鏡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

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府李太白張志和以詞續樂府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流水桃花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猶是蔓草標梅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詒案謂長短句發源於詩可也謂今之長短句卽古之詩不可也今之詩尙非古之詩何況於詞引孔氏正義謂詩有二二字及八九字卽詞所本究之詩中之一二字八九字甚少而一代有一代之樂正後人之善變非墨守磨驢陳跡也又云

國朝念詩樂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箏以四止五六
諸音列以琴瑟簫管之器於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今之詞
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足安有不可入
樂之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
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之謂
長短句論按三百篇入樂乃以音就字以上四工尺之音就平
上去入之字其節奏無考其格調難尋卽所謂聽古樂而恐臥
者若唐宋人之詞則皆知律呂者爲之所謂今樂也有音節可
考又有律有腔有五音十二宮由音生字與以音就字者不同
若不知律者所作之詞雖師曠復生亦難入樂調錯句訛字脫

音梗改不勝改勢必另作而後可豈伶人之事乎今人之詞皆可入樂似非通論

朱竹垞先生羣雅集序云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詞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曲有八十四調仁宗於禁中度曲時有若柳永徽宗大晟名樂時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於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

調多至十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迫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燕樂新書失傳而入十四調圖譜不見於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笛譜矣樓上舍儼曰詩變爲詞詞變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渡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自謠銖累寸積及於鶯囀序而止以字之長短分調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叙於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斯世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當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

存詞佚者具載之並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於首學者觀

此若大水之涉津梁焉

詒

案此序於詞之源流派別最爲明晰

蓋自詩變爲樂府詞與曲本不分無不可入樂之詞緣作者不明律呂所作之詞不入調而語則甚佳讀者不能割愛於是以不可度之腔謂之詞卽以可唱之詞別名爲曲而詞曲遂分故宋人之知律呂者詞皆可歌也至後之人則曲亦有不可歌者矣而因曲語之妙則亦流傳而不廢萬紅友詞律雖校勘功深實未探乎詞皆可歌之源而於不可歌之詞斤斤於上去之必不可誤平仄之必不可移增一字爲一體減一字又爲一體並不知何調爲宮爲商毋亦自昧其途而示人以前路乎夫詞至

於不可歌則失調之曲長短句之詩杜陵香山新樂府之變耳
增一字可減一字亦可上與去何所別平與仄何所分讀之順
口卽佳似詩非詞似曲亦非詞作者神明之可也

蓮子居詞話云萬紅友當鞦韆棹楫之時爲詞宗護法可謂功
臣舊譜編類排體以及調同名異調異名同乖舛蒙混毋庸議
矣其餘段落句讀平仄間猶多模糊詞律一一訂正辨駁極當
所論上去入之聲上入可替平去則獨異而其聲激勵勁遠轉
折跌宕全在乎此本之伯時煞尾字必用何音方爲入格本之
挺齋皆造微之論論案紅友開闢榛莽二百年來填詞家恪遵
矩矱一洗明人之荒謬近時講求益密乃有摘其疵類補其罅

漏者其草昧之功不可沒也惜不明宮調僅從四聲斤斤比較
究非探源星宿耳

香研居詞塵欵方成培撰深明音律之源語多可采原詞之始
云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
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
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
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
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
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又宮調發揮云宋時知音
者或先製腔而後實之以詞如楊元素先自製腔張子野蘇東

坡填詞實之名勸金船范石湖製腔而姜堯章填詞實之名玉樓令之類是也或先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定其宮調命之以名如姜堯章長亭怨自叙所云是也又有所謂犯調者或采本宮諸曲合成新調而聲不相犯則不名曰犯如曹勳八音譜之類是也或采各宮之曲合成一調而宮商相犯則名之曰犯如姜夔淒涼犯仇遠八犯玉交枝之類是也詒案合前二說則一詞有一詞之腔後之撰詞譜者當列五音而不應列四聲當分宮商之正變而不當列字句之平仄當列散聲增字之多寡而不當列一調數體之參差自宋以後音律失傳未始非詞譜誤之也蓋五音四聲皆屬天籟近體平仄押韻有一定故

四聲人人皆知詞曲雖有宮商必待歌而始協律故五音人人皆不知矣其始則亦人人知之今之填詞者舍五音而講四聲毋亦昧其源乎

詞概云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謂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後復溢爲南曲者也未有曲時詞卽是曲既有曲時曲可悟詞苟曲理未明恐詞亦難獨善矣論案此論亦先得我心於詞之源流了然豁然

徐仰魯云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作清平調憶秦娥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闕此填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

句獨精巧奇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論案詞
在五季正如詩在初唐有陳隋之綺靡故變爲各體之宏大
有晚唐之纖薄故變爲小令之穩厚此亦時勢使然與興亡之國
勢不相涉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
謂嚴矣其序論云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白居易王
建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并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
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
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漢魏近古
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

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
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當時
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
以馳逐不務原其旨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
而鄭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墮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
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支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論案此
論高出流輩發前人所未發然如朱厲二公清真雅潔似猶不
足爲正聲

六合徐薊水雲樓詞序云詩餘之作蓋亦樂府之遺孤臣孽子
勞人思婦顛閭闔而不聰繼以歌哭懼正容之莫悟矢以曼音

其體卑其思苦其寄託幽隱其節奏暉緩故爲之者必中句中
矩端如貫珠宜宮宜商較之秦黍太白飛卿實導先路南唐兩
宋蔚成巨觀玉宇高寒子瞻將其忠愛斜陽煙柳壽皇識爲怨
誹朝野不少賞音元之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
始胥亡高論鄙之弁髦小儒鼓其瓦缶臣質之死匠石傷焉論
按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二語詞之壞於明而實壞於
元俳優竄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開而井田之舊跡難尋夫
詞變爲曲猶詩變爲詞非製曲之過乃填詞之過然曲之粗鄙
製曲者取悅於俗耳則元人不得辭其責矣

王元美云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研六朝

媮也。卽詞號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變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擘緩而就之。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詞興而樂府亡。曲興而詞亡。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調亡也。論按樂府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非亡也。蓋變也。本有所不足。變一格以求勝。而本遂亡。

毛稚黃曰。南曲將開。填詞先之花間草堂是也。北曲將開。絃索先之董解元西廂記是也。西廂卽北人填詞。然填詞盛於宋。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其接續也甚遙。絃索調生於金。而入元。卽有北曲。其接續也相踵。斯又聲音氣運之微。始有不可以臆測者。論案填詞入律。苟無絃索之變。北曲詞至今亦可不變南曲。

蓋詞卽樂府廟廷用之又何曲之變哉

蒲褐山房詩話樓儼號西浦義鳥人居申江與繆雪莊張幻花以詞倡和康熙癸丑詔修詞譜被薦與杜紫綸同館纂修辨析體製考訂源流駁正萬氏詞律百餘條最中窳要又以張縉之詩餘圖譜程明善之嘯餘譜及毛先舒之詞學叢書率皆謬妄錯雜倚聲家無所遵循因自訂羣雅集一書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而以詞之有宮調者爲緯并以詞之無宮調者依世代爲先後附於其下朱竹垞先生爲之序以卷帙繁重未及開雕今不可復得矣論案羣雅集序前已詳論之矣至以四聲二十八調爲經以詞之有宮調者爲緯卽論之以古之七音十二律爲

經以今之四上工尺爲緯刪復正誤之意也

見二卷第二條

惜乎羣雅

集不傳於世而詞學之源流遂成絕響

詞苑叢談吳江徐電發鈞所輯共十二卷內分七條一體製二

音韻三品藻四紀事五辨證六諧謔七外編前人詞話本少此編比詩話而畧變其例然搜採多而論斷少其體製一卷泛而不當音韻一卷粗而不精品藻以下十卷則仍詩話之例矣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采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暎中人望獨踟躕此絕妙詞在清平調之先又沈約六億云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不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亦詞之濫觴

論

按此體製似詞

乃樂府之變格非先有詞而後有唐人之詩亦不能祧詩而言
詞蓋詩與詞本同一源詩盛於唐詞盛於宋亦物莫能兩大之
理

詞有定名卽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平仄韻腳較然中有參差不
同者一曰襯字文義偶不聯暢用一二字襯之密按其音節虛
實正文自在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個字卻字之類從來詞
本卽無分別不可不知一曰宮調所謂黃鐘宮仙呂宮無射宮
中呂宮正宮仙呂調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
調商調也詞有同名而所入之宮調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
如北劇黃鐘水仙子與雙調水仙子異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

與正宮過曲小桃紅之類一曰體製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
演爲中調爲長調一名而有小令復有中調有長調或系之以
犯以近以慢別之如南北劇名犯名賺名破之類又有字數多
寡同而所入之宮調異名亦因之異者如玉樓春與木蘭花同
而木蘭花歌卽入大石調之類又有名異而字數多寡則同如
蝶戀花一名鳳棲梧念奴嬌一名百字令之類論案詞律中攻
擊圖譜不遺餘力是已而無一語及襯字宮調徐氏叢談與萬
氏不相後先而襯字宮調屢言之雖所引證爲南北劇合而
觀之三者皆兼詞曲而言後
人填詞一遵詞律故不知詞有襯字宮調之說古意云亡不能
不歸咎於萬氏矣

又梨莊云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屬以下逮於詞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尙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余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唐人小令得其意是詞費於情矣余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同於閭巷歌謠卽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

情強而從人之性情則今日餽釘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子夜悽儂之情余故謂凡詞無非言情卽輕艷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論

按詩道性情古人言之詳矣今謂詞亦道性情卽上薄風騷之意作者勿認爲閨幃兒女之情

尤梅菴

侗

詞苑叢談序云詞之系宋猶詩系唐也唐詩有初盛

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氣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

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唐詩之後香奩浣花稍微矣至有明而起其衰宋詞之後遺山蛻巖亦僅矣及本朝而恢其盛天地生才若爲此對偶文字以待後人之側生挺出角立代興惡可存而不論哉又詞釋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巖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不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穉然取給而已於神味全未夢見論按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嫵靡已近於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強人意至南宋白石

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以辛擬太白以蘇擬少陵尙屬閩統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晚唐之詩未可厚非元明之詞不足道本朝朱厲步武姜張各有真氣非明七子之貌襲其能自樹一幟者其惟飲水一編乎尤序固非探源之論詞繹所云亦未得其要領

詞苑叢談引藥園閒話云屈子離騷名辭漢武秋風亦名辭詞者詩之餘也合於詩按其調而知之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魚麗於罍鱔鮓此二四言調也遭我乎狹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調也

我來自東四句此換韻調也厭浥行露三章此換頭調也

論按

古人文字有二一曰無韻之文一曰有韻之文俱不限字不限格然有韻以後卽有格矣有格而字之或長或短卽有不入格者矣有韻而無格則韻不叶有格而字或長或短則格不整而韻亦不齊古詩而變爲近體皆因韻而生也格限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字限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有韻之文於是乎一變遂與騷賦分途而駢文且有格而無韻與無格無韻之文爭長至詞乃旣限格旣限字後之別製非未限格未限字前之先聲也

趙良甫函碎金詞叙云宋詞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爲正

宗清真典掌大晟白石自訂詞曲草窗詞名遂譜玉田詞源一
書所論律呂最精凡此四家之詞無不可歌其餘則或可歌或
不可歌不過按調填詞於四聲不盡諧協邊論九宮今之填詞
者祇以萬紅友詞律平仄爲準不究音律之源無怪乎好拈熟
調一遇拗體則步步如行荆棘中矣論案此論精確末僅爲拈
熟調遇拗體者說法則似明而忽昧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二曰體

毛西河詞話云白樂天花非花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
楊太真阿那自是詞格若回鶻石洲阿鞞迴波樂烏鹽角鷄
浪堆水調歌頭俱是樂府然其辭有近詞者亦可以詞名之如
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卽謂填詞
由是推之武帝江南弄諸樂及鮑照梅花落陶宏景寒夜怨徐
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

之詞何不可哉論案謂詞出於樂府則可謂古之樂府卽今之詞則不可如以鮑照梅花落爲詞則謂國風卽今八韻試帖烏乎可同一詩名體以代異而况樂府與詞已異名乎

聽秋館詞話云萬氏詞律共六百五十九調計一千七百七十

三體 欽定詞譜共八百二十六調計二千三百六體較之萬

律增體一倍有奇然較定爲譜者僅居其半餘皆列以備體而

已乃采取猶有未及以是知鄧林滄海尙多遺佚論案詞體之

多蕪雜實甚其始誤於傳寫其繼誤於妄作其一調而同時或

增減一二字別爲一體者大約皆增字後人誤以旁行列正因

羣相倣效

如吳夢窗唐多令縱芭蕉不雨也
颺颺縱字非如曲之旁行增字乎

又或不知句讀有

字數同而句異者皆後人之誤也計惟有刪之一法余擬將各調之正者審定以古之七音十二律之宮調爲經以今之四上工尺爲緯正其誤刪其複庶榛蕪之途一闢此願其何日償也聽秋館詞話云謝默卿碎金詞譜每字讀以今之四上工尺云自姜石帚詞旁註譜中尋究而出得古來不傳之秘詢之善歌者則祇堪以協笙笛宜泉司馬云近時之崑腔與古歌迥殊古歌多和聲似今之高腔然又有別聲音之道與世遞遷執今樂以合古詞終不免工陵羽替論案碎金詞譜妄作聰明無足論惟古歌無纏聲故聽之欲臥樂府有句尾之幫腔如妃豨之類無增字亦無纏聲唐人歌七言詩有疊腔陽關三疊之類然究嫌版滯長短

句出而古樂皆廢此古今樂之關鍵曲之增字更多於詞故有
曲而歌詞亦廢緣纏聲多則聲調並淫雖聖人出能正廟堂之
樂而不能禁世俗之音淫哇豔語古調浸亡奈之何哉

吳西林

穎芳

云詞之興也先有文字從而宛轉其聲以腔就詞

者也洎乎傳播久音律確然繼起諸人不得不以辭就腔於是
必遵前詞字腳之多寡字面之平仄號曰填詞或變易前詞仄
字而平平字而仄要於音律無礙或前詞字少而今多之則融
洽其字於腔中或前詞字多而今少則引伸其字於腔外亦於
音律無碍蓋當時作者述者皆善歌故製詞度腔字之多寡平
仄參焉今則歌法已失傳音律之故不明變易融洽引伸之技

何由而施操觚家按腔運辭兢兢尺寸不易之道也論案以詞就腔者執柯以伐柯此後人之善因所謂其則不遠若夫以腔就詞則未有柯以前之柯此古人之善創後人自度腔亦古人之創特音律不明不能臆造耳

詞塵論繁聲云黃鐘醉花陰本五句並換頭祇五十二字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並其襯字亦以詞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八十餘字之多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案繁聲唐宋人謂之纏聲太真傳明皇吹玉笛遲其聲以媚之卽纏聲多

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贈板音方旖旎悅耳卽淫哇之謂古靡靡之音也善乎裨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散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厭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論案在音則爲襯聲纏聲在樂則爲散聲贈板在詞曲則爲加襯字爲旁行增字曲之增字寫於旁行故易知詞之增字則知之者鮮矣前引夢窗唐多令以證之凡詞之調一而體二三至十餘者皆增字之旁行並入正行也故一調而同時之人共填體各小異實增字任人增減無戾於音又何害於詞流傳至今迷如煙霧萬氏作詞律苦心孤詣遠紹

旁按荀知增字襯字詞與曲同則提綱挈領得其製調之本詞
又何至列數體嘵嘵置辯而無所折衷哉

詞體叢雜各家詞譜皆少探源之論自別名爲曲而詞遂不歌
非不歌實多不合律不能歌耳歌有纏聲曲多增字而詞本亦
可歌何以無纏聲增字始悟詞之字句一調而多寡不同且至
數體者皆增字不旁行之誤也然宋至今無明言一人之臆說
豈足憑乎今閱詞塵所論多與余合喜前人之先得我心方氏
於音律得其奧麥湖源於十二均八十四調凡諸窒礙無不迎
刃而解今之填詞者不能悉知音律而於四聲五音之理亦可
以稍留意焉而不爲古人所欺由是而考訂詞譜不難矣故余

采方氏之說最多

楊誠齋作詞五要第二要填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若歌韻不協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宋人多先製腔而後填詞觀其工尺當用何字不過照前人詞句填之故曰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二也轉折乃節奏所關故下字不當則失律凌犯他宮起韻過變兩結尤爲詒案調已盛傳作者第照前人詞調填之在宋時依譜者喫緊

已百無一二何怪今之填詞者乎然其源則不可不知也不知

其源而猶自詡其律之精嚴吾不知其謂精嚴者果何律也第

四要摧律

摧字當作推謂推求此調屬某律某音然後協某韻方始合體卽段安節五音二十八調所說是也詞

源作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
調用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水龍吟越調卽黃鐘商二郎神
商調卽無射商入聲商七調用
之平聲商角同用者也若去聲韻當叶宮聲調非商調所
宜矣然宋詞往往不拘蓋文士揮毫不暇推求合律故耳案
今人不知推求非宋人不暇推求誤之乎然而欲正詞體則不
能不推求合律也

毛稚黃

先舒

填詞圖譜凡例云詞中有襯字者因此句限於字

數不能達意偶增一字後人竟可不用如繫裙腰末句問字之
類沈天羽曰調有定格卽有定字其字數音韻較然中有參差
不同者一曰襯字因文義偶不聯屬用二字襯之按其音節虛
實正文自在如南北這那正個卻字之類亦非增實字而藉口

爲襯也論因曲有襯字而知詞亦有襯字萬氏增減一二字別爲一體非定論也不意有先我而言之者

毛稚黃曰夢窗詞縱芭蕉不雨也颺颺應上三下四則也字當爲襯字謂縱字爲襯字非論案詞中有襯字可指證者甚少故

後人不知耳

萬紅友唐多令註謂縱芭蕉不雨也颺颺誤刻多一字詞統註縱字爲襯字襯之一說不知從何而來詞何得有襯字乎論案

詞何以必不准有襯字而謂誤刻多一字真是牽強又云此句上三下四應註也字爲襯然也字必是誤多不可立襯字一說以混詞格論案此詞誤多一字多得如此好卽不誤矣詞格不

准襯字是何人之格何以同一調一人填之忽多一字忽少一字有是格乎總之紅友一生之誤誤在不明音律之源遂謂樂府與詞異詞與曲異不能知一篇之音律遂謂多一字爲誤少一字亦爲誤殊可笑也

詞有同調異名昔人分爲二體概可從刪如搗練子杜晏二體卽望江樓荊州亭卽清平樂眉峰碧卽卜算子月中行卽月宮春惜分飛卽惜雙雙桂華明卽四犯令清川引卽涼州令杏花天卽於中好番捨子鞭轡金井卽四犯翦梅花月下笛卽瑣窗寒八犯玉交枝卽八寶妝又原書一體而後人誤分如仇遠之薦金蕉卽虞美人之半劉壎之醉思仙卽醉太平王之道之折

丹桂卽一落索趙鼎之醉桃源卽桃源憶故人米友仁之醉春
風卽醉花陰費原之惜餘妍卽露華歐慶嗣之慶千秋卽漢宮
春奚滅之雪月交輝卽醉蓬萊張虛靖之雪夜漁舟卽繡停鍼
晁端禮之戀春芳慢卽萬年歡趙孟頫之月中仙卽月中桂羅
志仁之菩薩蠻引卽解連環詒按欲辨詞體定詞律必先自考
同調異名始

又詞律目已括出者錄如左

十六字令卽蒼梧謠南歌子卽南柯子又卽春宵曲雙調卽望
秦川又卽風蝶令三台卽翠華引又卽開元樂憶江南卽夢江
南望江南江南好又卽謝秋娘其望江南夢江口歸塞北春去

也等名則人不甚知矣深院月卽搗練子陽關曲卽小秦王賣
花聲過龍門曲入眞卽浪淘沙憶君王豆葉黃欄千萬里心卽
憶王孫宮中調笑轉應曲三台令卽調笑令憶仙姿宴桃源卽
如夢令一絲風桃花水卽訴衷情內家嬌卽風流子紅娘子灼
灼花卽小桃紅水晶簾卽江城子烏夜啼上西樓西樓子月上
瓜洲秋夜月憶眞妃卽相見歡雙紅豆憶多嬌吳山青卽長相
思醉思凡四字令卽醉太平愁倚欄令卽春光好一痕沙宴西
園卽昭君怨溼羅衣卽中興樂南浦月沙頭月點櫻桃卽點絳
唇月當窗卽霜天曉百尺樓卽卜算子羅敷媚羅敷艷歌采桑
子卽醜奴兒青杏兒似娘兒卽促拍醜奴兒慢子夜靜重疊金

卽菩薩蠻釣船笛卽好事近好女兒卽繡帶兒玉連環洛陽春
上林春卽一落索花自落垂楊碧卽謁金門喜冲天卽喜遷鶯
秦樓月碧雲深玉交枝卽憶秦娥江亭怨卽荊州亭憶羅月卽
清平樂醉桃源碧桃春卽阮郎歸烏夜啼卽錦堂春虞美人歌
胡搗練卽桃源憶故人秋波媚卽眼兒媚早春怨卽柳梢青小
闌干卽少年游步虛詞白蘋香卽西江月明月棹孤舟夜行船
卽雨中花春曉曲玉樓春惜春容卽木蘭花玉瓏璁折紅英卽
釵頭鳳思佳客於中好卽鷓鴣天舞春風卽瑞鷓鴣醉落魄卽
一斛珠一蘿金黃金縷明月生南浦鳳棲梧鵲踏枝捲珠簾魚
水同歡卽蝶戀花南樓令卽唐多令孤雁兒卽玉街行月底修

簫譜卽祝英台近上西平西平曲上南平卽金人捧露盤上陽
春卽驀山溪瑞鶴仙影卽淒涼犯鑠陽台滿庭霜卽滿庭芳碧
芙蓉卽尾犯綠腰卽玉漏遲花犯念奴卽水調歌頭紅情卽暗
香綠意卽疏影催雪卽無悶瑤台聚八仙八寶妝卽秋雁過粧
樓百字令百字謠大江東去酬江月大江西上曲壺中天淮甸
春無俗念湘月卽念奴嬌惟湘月另一調萬氏誤疎簾淡月卽
桂枝香小樓連苑莊椿歲龍吟曲海天濶處卽水龍吟鳳樓吟
芳草卽鳳簫吟台城路五福降中天如此江山卽齊天樂柳色
黃卽石州慢四代好卽宴清都萑蒲綠卽歸朝歡西湖卽西河
春霽卽秋霽望梅杏梁燕玉聯環卽解連環扁舟尋舊約卽飛

雪滿羣山惜餘春慢蘇武慢選冠子卽過秦樓壽星明卽沁園
春金縷曲貂裘換酒乳燕飛風敲竹卽賀新郎安慶摸買陂塘
陂塘柳卽摸魚兒畫屏秋色卽秋思耗綠頭鴨卽多麗箇儂卽
六醜

秀水杜小舫觀察

文瀾

詞律校勘記序云詞學始於唐盛於宋

有一定不移之律亦有通行共習之書南宋時修內司所刊樂
府混成集巨帙百餘周草窗齊東野語稱其古今歌詞之譜靡
不備具而有譜無詞者實居其中故當日填詞家雖自製之腔
亦能協律由於宮譜之備也元明以來宮譜失傳作者腔每自
度音不求諧於是詞之體漸卑詞之學漸廢而詞之律則更鮮

有言之者七百年古調元音直欲與高筑嵇琴同成絕響使非萬氏紅友一書起而振之則後之人奉嘯餘圖譜爲準繩日趨於錯矩循規而不自覺又焉知詞之有定律律之必宜遵哉其書爲卷二十爲調六百四十爲體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凡格調之分合句逗之長短四聲之參差一字之同異莫不援名家之傳作據以論定是非俾學者按律諧聲不背古人之成法其有功於詞學也大矣

論案萬氏有功於詞學杜氏又爲萬氏之功臣雖其書知聲而不知音然舍此別無可遵之譜則校勘記之不可少也明矣然律之一字究非音律之律亦非律例之律不過如詩之五七律之律耳不如仍名爲譜之確也

鄒程村

祗謨

曰今人作詩餘多據張南湖詩餘圖譜及程明善

嘯餘圖譜二書南湖譜平仄差核而黑白及半白半黑圈以分別不無亥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兩體而誤爲一至嘯餘譜則舛誤並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又賀新郎之與金縷曲又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數體燕台春卽燕春台大江乘卽大江東秋霽卽春霽棘影卽疎影因訛字而列數體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者不一而足

詒

按二書之謬妄詞律俱

已駁正姑錄一則以證之

詞苑叢談云胡元瑞筆叢駁楊用修調名原起之說最多其辨

詞調尤極觀縷然元瑞考据精詳而於詞理未精研涉毛稚黃
駁胡元瑞云詞人以所長入詩其七言律非平韻玉樓春則襯
字鷓鴣天並不知玉樓春無平韻者鷓鴣天無襯字者瑞鷓鴣
亦未見按詞品序云唐七言律卽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仄韻卽
詞之玉樓春也

詒

案此亦詞有襯字之一證

宋詞有襯字夢窗唐多令外趙鼎滿江紅下闕云欲待忘憂除
是酒柰酒行欲盡酒無極柰字亦是襯字

宗小樞司馬云紅友開關榛蕪示人矩矱然不究五音不諧
宮調徒辨韵之平仄字之增減母乃舍本求末自昧其途僕
惜其孤詣苦心不能盡如人意又

邊竹潭

葆樞

鮪尹云詞有襯字之說最確萬氏於另體多一

二字者註曰誤多游移其辭且戒人不宜從如知爲襯字則

無是說矣

詒

以宮調論詞駁萬氏又一體之非小梧竹潭俱

以爲然竊喜一知半解天下後世必有同心也

詞學集成

旌德江順詒纂輯

鐵嶺宗 山叅訂

三曰音

西河詞話古者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乘十二律得八十四調後人以宮商羽角之四聲乘十二律得四十八調云徵聲與二變不用四十八調宋人詞猶分隸之其調不拘長短有屬黃鐘宮者有屬黃鐘商者皆不相出入非若今之譜詩餘者以小調中調長調分班部也其詳載樂府一書近人不解音律動造新曲曰自度腔試問其所自度者曲隸何律律隸何聲

聲隸何宮何調乃攔然妄作如是耶

論

案此論甚允夫宮調雖

失傳尙有門徑可尋苟欲自度腔何不一求其源而必妄作乎

萬氏詞律發凡云自沈吳興分四聲以來凡用韻樂府無不調平仄者至唐律以後浸淫而爲詞猶以諧聲爲主儻平仄失調則不可入調周柳万俟等之製腔造譜皆按宮調故協於歌喉播諸弦管以迨白石夢窗輩各有所勦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雖今音理失傳而詞具在學者但宜攷舊作字字恪遵庶不失其矩矱

論

案萬氏旣知音理失傳又云字字恪遵而不

知韻與音異夫平上去入謂之韻喉舌唇齒牙謂之音由喉舌

唇齒牙之音可以配合宮商由平上去入之韻不能配合宮商

萬氏僅欲字字恪遵平仄於音尙隔一層今雖音理失傳而喉舌脣齒牙之音未失也一調之中平上去入之韻固宜恪遵一字之中喉舌脣齒牙之音尤宜嚴辨試取古人自度腔先定夫平上去入之不易再審夫喉舌脣齒牙之無訛進而求之其庶幾乎

詞塵云本朝律呂之學尠有專門曾見應嗣寅古樂府兩冊詳於體而昧於用江慎修先生律呂闡微諸本鄭世子新發皆無當於曲調餘多經生家勦襲陳言資場屋之用而已如馬宛斯釋史中律呂通考及柴紹炳考古類編中律呂一條抄撮羣說組織可觀然到底不曾明白不曉如何施用方氏通雅顧氏日

知錄淵博罕有倫比獨說律呂亦屬顛預此外可知論案填詞

本小技而論及律呂探源星宿與月露風雲毫無干涉鮮不以爲迂者方氏謂律呂爲我

朝之絕學豈所語於詞章之士哉

又製腔卽自度腔之法云腔出於律律不調者其腔不能工然必熟

於音理然後能製新腔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或管或笛或

簫皆可

金石絲革無不可製腔造譜者此獨以竹言取其聲易調不走作也故古人和弦亦取必定於管色惟吾

意而吹焉卽以筆識其工尺於紙然後酌其句讀劃定版眼之聲

雅俗在版之疎密宋人詩餘贈版甚少故其聲猶有雅淡之意而後吹之聽其腔調不美音律

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

再看其起韻之處前後兩節是何字眼而知其爲某宮某調也
假如是六字起調六爲黃鐘清而第一拍轉至起韻用高五字
爲太簇黃鐘均以太簇爲商則此屬太簇清商也在燕樂名爲
大石調餘倣此若兩結不用高五字
則爲出調凌犯他宮非復大石調矣 至於犯調宮商雖犯而律
字相同實有以類相從聲應氣求之義不可以凌犯例之此古
人製犯調之精義也新腔既定命名以實之而後實之以詞卽
不實之以詞亦可被之管弦但不能歌耳又填腔之法云新腔
雖無詞句可遵第照其版眼填之聲之悠揚相應處卽用韻處
也故宋人用韻少之詞謂之急曲子韻多者謂之慢曲子義蓋
如此此非所難難在審其起韻兩結之高低清濁而以韻配之
使歌者便於融入某律某調耳然腔調雖至多韻腳雖至夥而

止以清濁陰陽高下配之且所重正在起兩結而其他不論故其法又簡易不煩古之知音者卽酒邊席上任意揮毫莫不可諧諸律呂蓋識此理也至於舊腔第照前人詞句填之有宮調可攷者稍致謹於煞尾兩字卽無不合律矣論案元人變詞爲曲而歌詞者鮮故詞之律亡其實可歌之曲有纏聲可歌之詞亦有增字詞體叢雜律以弦管而繁蕪皆刪膠以字句而正變俱迷旣欲填詞不能不辨詞體欲辨詞體不能不嚴詞律古人習見之而運妙用於一心今人遂成絕學矣

又云世儒不習其器徒知有律呂之名而不識工尺之理俗工雖粗習工尺之節而又昧於律呂之源此所以兩不能知終身

由之而弗悟也夫損益忽微律之體也四上工尺律之用也究其體不明其用則律呂爲虛器循其用不知其體則宮調爲空名矣論案近世俗傳度曲七調一字調最低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惟工字調便於高下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凡字調今之俗工皆知之苟由俗傳之工尺而求古人旋宮之法得十二均八十四調之源則自製新腔又何難哉

楊誠齋作詞五要

培案當是守齋張炎得音律之學於楊守齋陸輔之又學詞於張故撰詞旨而載守齋之

說訛爲楊誠齋耳

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

守齋卽紫霞翁

論

颯帝台春隔浦蓮之奇煞鬪百花之無味是也不韻卽不美

案此擇腔係指自度曲者若填前人已傳之詞則腔自韻矣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必用正宮元宵詞必用

仙呂爲宜也

仙呂當作南呂

萬氏詞律自叙云詩餘乃劇本之先聲昔日入伶工之歌板如耆卿標明於分調誠齋垂法於擇腔堯章自注鬲指之聲君特久辨煞尾之字當時或隨宮造格糊製於前或遵調填音因仍於後其腔之疾徐長短字之平仄陰陽守一定而不移證諸家而皆合

論

案此條簡析明暢於宮調之理未嘗不知之又發凡

云紅情綠意其名甚佳再四玩味卽暗香疎影二調之外不另

收紅情綠意

論

案此實紅友之精覈也刪之誠是又發凡云石

帚賦湘月自註云卽念奴嬌之鬲指聲體同名異或有故但宮調失傳作者依腔填句不必另收湘月蓋人欲填湘月卽是念奴嬌無庸立此名也論案此實紅友不知宮調之誤也蓋湘月與念奴嬌字句雖同業已移宮換羽別爲一調非如紅情綠意僅取牌名新異也後人不知鬲指之理則填念奴嬌不填湘月可耳而湘月之調則不可刪按鬲指之義方氏詞塵有云姜堯章湘月詞自註卽念奴嬌鬲指聲於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後人多不解鬲指過腔之義培思索久之而悟其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卽太簇商雙調爲仲呂雙律雖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

字仲呂當用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簫管四上字中間祇隔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隔指之間又此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隔指之間故曰隔指聲也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論案念奴嬌湘月填詞者雖不知過腔爲何事而欲並爲一詞歌者能不問太簇之用四字大呂之用上字而並爲一曲乎吾恐念奴嬌詞之字吹之四字而協者吹之上字而未必協也

詞綜湘月註云宜興萬氏專以四聲論詞畏其嚴者多詆之瀘州先箸尤甚以爲宋詞宮調別有秘傳不在乎四聲按白石集滿江紅云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徵招云正

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及考徵招起二句平仄與齊天樂脗合然則宋人未嘗不以四聲定宮調而萬氏之說初不與古戾詒前謂萬氏僅知四聲而不知五音非謂無四聲也今註云專以四聲論詞曰專云則無五音可知僕正病其疏非謂其嚴也

劉氏

熙載

詞概云詞家既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

之口法取聲收音以能協爲尙玉田稱惜花詞鎖牕深而深字不協改幽字又不協改明字此非審於陰陽者乎又深爲閉口音幽爲歛唇音明爲穿鼻音消息亦別詒案劉氏既知閉口音

舌之別

閉口音舌本之戈氏順卿

而不知喉舌唇齒牙之五音何也其謂既

審平仄又當辨字之陰陽當云詞有平仄之分字尤有喉舌之別然其論實先得我心特不知同母異母之源故言之不暢耳

又案深幽明三字皆平聲足徵四聲與五音毫

不相涉萬氏以平上去入爲叶律然乎否乎

戈順卿云詞以協音爲先音者譜也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故玉田生平好爲詞章用功逾四十年錘煅字句必求協乎音律觀詞源一書可知用功之所在今世之往往視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引紙揮筆不知宮調爲何物卽有知玉田爲正軌者而所論五音之數六律之理則又茫乎在雲霧中

詒

案近世以音

律論詞者惟戈氏

又云詞之爲道最忌落腔卽所謂落韻也姜白石云十二宮住

字不同不容相犯沈存中補筆談載燕樂二十八調殺聲張玉田詞源論結聲正訛不可轉入別腔住字殺聲結聲名異而實同全賴乎韻以歸之然此第言收音也而用韻之喫緊處則在乎起調畢曲蓋一調有一調之起有一調之畢某調當用何字起何字畢起是始韻畢是末韻有一定不易之則而住字殺聲結聲卽由是以別焉詞之諧不諧視乎韻之合不合有其類亦各有其音用之不紊始能融入本音耳詒案詞定何調以始韻之字何音卽謂何調畢韻仍用始起之音則協如用他音則過腔矣與轉韻不相涉

又云韻有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呼分開合音辨宮商等叙清濁

而其要則有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歛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之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三部是也其字必從喉間反入穿鼻而出作收韻謂之穿鼻展輔之韻支脂微齊灰佳半皆哈二部是也其字出口之後必展兩輔如笑狀作收韻謂之展輔歛脣之韻魚虞模蕭宵爻豪尤侯幽三部是也其字在口半啟半閉歛其脣以作收韻謂之歛脣抵齶之韻眞諄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刪山先仙二部其字將終之際以舌抵上齶作收韻謂之抵齶直喉之韻歌戈佳半麻二部是也其字直出本音以作收韻謂之直喉閉口之韻侵覃談鹽沾巖咸銜凡二部是也其字閉其口以作收韻謂之閉口凡平

聲十四部已盡於此上去卽隨之惟入聲有異耳明是六者賤

幾起畢住字無不合

論

案韻之與音一經一緯不可強而合如

所云穿鼻之類卽三十六字母分喉舌之理而變其名以六者
分轄宮商而必使某類轄某韻將以全一韻之字皆隸宮全一
韻之字皆隸商乎一韻之字不一母此明反切者皆知之卽云
穿鼻之類與喉舌唇齒異第以轄韻不以轄音則欲求字之宮
商於何求乎總之宋以後合音與韻而一之不能歧音與韻而
二之由韻以求音毋怪其扞格也

又按穿鼻等六條見毛氏聲音韻統論戈氏亦抄襲耳

又云上去自來通用惟上與去其音迥殊元和韻譜云上聲屬
而舉去聲清而遠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故詞中之宜用上

宜用去宜用上去宜用去上有不可假借之處關係非輕詒按
曲之關係在可歌詞之關係亦在可歌詞至於可歌則斷無不
入調矣夫可歌之曲且上去通押獨可歌之詞不能上去通用
乎抑詞於可歌之外別有妙巧乎但當審其字之爲宮爲商不
當問其字之爲上爲去蓋上聲中之字兼有宮商五音去聲中
之字亦兼有宮商五音戈氏言韻而不言音仍未出萬氏窠臼
戈氏何不以穿鼻展輔者分隸宮商乎吾知其未必協也

張氏玉田詞源二卷其上卷曰五音相生曰陽律陰呂合聲圖
曰律呂隔八相生圖曰律生八十四調曰古今譜字曰四宮清
聲曰五音宮調配屬圖曰十二律呂曰管色應指字譜曰宮調

應指譜曰律呂四犯曰結字正訛曰謳曲要指其於音律之學至詳且悉按譜求之自無不得何以自宋至今俱云音律失傳也蓋詞源所列者成詞後之音律也作者當未成調之時必先以字求音何字爲宮何字爲商此無定也工字應宮尺字應商此有定也由工尺而配宮商諸譜具在由宮商而求何字爲宮何字爲商則古人未之言也卽宋之深明音律者亦不過宮調熟悉以天籟得之耳必成詞後先歌以審之復管笛以參之不合者改字以協之如玉田云瑣窗深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爲如是蓋五音有喉舌唇齒牙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張氏苟知何字爲宮何字

言通 卷之三
九
爲商卽深字誤用一改而得明字卽不用明字亦必用唇音之
字矣何以改幽字不協而始改明字足見以喉舌唇齒分清濁
古人知之以喉舌唇齒配宮商古人未言也余初以喉舌唇齒
爲字之音平上去入爲字之韻自以爲創讀張氏之論實非創
也張氏所謂鼻音卽牙音

詞源下卷第一條云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自
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於崇
甯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
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
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美

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而於音譜且間未諧可見其難矣論按樂以和爲貴樂府之聲安有不諧者美成製作才而間有未諧此則余之所不解也張氏亦第言其難而不言所以未諧與所以難之故其所謂未諧者以余揣之非選聲之不克入律實用字之未能審音也至後之人於字之不協者欲易一字於音雖協或於語句未妥更無可易之字不得已用原字歌時讀作某音此亦變通之一法也

又云詞以協音爲先音者何譜是也古人按律製譜以詞定聲此正聲依永律和聲之遺意有法曲有五十四大曲有慢曲論

案古人所謂譜者先有聲而後有詞聲則判宮商一調有一調

言盡身月卷二
一
之律詞則分清濁一字有一定之音按律而製名之曰譜歌者
卽案律以歌後人易詞而不能易譜易字而不能易音凡後世
詞譜有能求製譜之始而定其字之清濁乎判其詞之宮商乎
至萬氏紅友以律名所謂律者安在

又云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
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述詞之人若
只依舊本之不可教者一字填一字以訛傳訛徒費思索當以
可歌者爲工雖有小疵亦庶幾耳 論案今之填詞正以訛傳訛
徒費思索耳卽講求聲律者究不聞別有真傳而求用字之宮
商其所謂必用去必用上必不可用平不可用入之句同一歌

之不協而已

又云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意既了然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詞旣成試思前後之意不相應或有重疊句意又恐字面粗疎卽爲修改改畢一本展之几案或貼之壁少頃再觀必有未穩處又須修改至來日再觀恐有未盡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無瑕之玉倘急於脫稿倦事修擇豈能無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協音聲

詰案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防其犯他調也一言宮調詞與曲無二理協律家以起字結字並論詞中論字第論其協與不協而已應平應仄固不言應

宮應商亦未及之

竹西詞客詞源跋云玉田生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猶詩之有李杜也二君皆能案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樂色管色卽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勾失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卽指法十二調之起字也論拍眼云以指尖節候拍卽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袞中袞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

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宮之事然填詞家亦當究心若舍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調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已妙矣論案音律之所以失傳者不在八十四調之繁多而在字之音不知分隸何宮夫古人之詞具在擇其無錯誤者先辨其清濁次別其爲喉音舌音唇音齒音牙音半齒半舌音而立一格填詞時喉格用喉舌格用舌苟歌之而合律則復古不難矣

亡友汪稚松大令

根蘭

云吳門戈順卿爲近時作者其所作必

協宮商於律韻則誠精矣但少生趣耳陶鳧薌太常爲余言戈

詞如塑像一般非有神氣骨血者並云詞者天籟也詩所不得而達詞得而達之好詞自合宮商若刻意求之恐所合者僅宮商耳論案戈詞如塑像固然必謂合宮商者皆無神氣骨血則非須知宮商亦從天籟出不知者刻意求之而不得知者固毋庸刻意求也

此卷專就喉舌唇齒牙而論音似平上去入全置不問矣非不問也審音既定工尺無訛然後就一音之中審其宜上宜去而抑揚以判若未審音而先論韵是分眇者之黑白聽啞者之雌黃矣

宗小悟司馬云太白清平調是詩非詞當時伶人以清平調

譜出故以爲名詞律收之乃紅友之陋旗亭畫壁所歌皆詩
何以黃河遠上詞律獨不收乎詒按詞無定體作者之填詞
與歌者之按調各不同非以字之多寡限之尤非以字之上
去限之彼雲想衣裳乃七言絕而歌者以清平調譜之渭城
朝雨亦七言絕而歌者以陽關三疊譜之至旗亭畫壁所歌
亦皆七言絕而調名不傳決其非一調并決其非清平等調
矣夫此數詩之平上去入皆無稍異何以調各異名唱各異
腔從可知歌者之增減字句以成調不能以體限也今之九
宮大成及納書楹曲譜同一調名之詞而旁注之工尺板眼
無同者其起句與收句尙不甚懸遠其餘或增或減或疾或

徐皆無一定并有字無增減而板眼各別者亦足徵萬氏論
字不論音之誤